

鈎
袴
範

中華民國十年六月初版

(小社會 級刊 鏡) 全一冊

每部定價洋三角五分

著 作 者 母 雜

印發 刷行

發 行 所

進 步 書 局
文 明 書 局
上 海 棋 盤 街



分 售 處

右吉徐武長北
家林昌春京
莊潮太漢天津
黑州安原口津
龍江安汕常南
江慶頭德昌天
張桂香福南廣
家林港州京州
哈東蘭咸杭長
爾昌州都州沙
濟衡重濟開封
新門陽慶南封
加蘭貴雲保溫
坡溪陽南定州

中 華 書 局

小社會 納袞鏡

毋讐著

第一章

外史氏曰方今之世風俗靡靡國家有用之青年人物自傷孤落無致用自效之地則亦時手小說一卷消遣光陰作者無聊之感不殊常人時亦丸墨寸錐爲窮愁著述之良伴雖小言炎炎無益家國然使一編在手俾與當世讀者結遐方文字之緣亦人生斯世困苦中一樂事耳昔者希臘老王喜聆異事清代承平之際里巷中淫穢瑣事至煩采輯成書萬幾之暇上供宸覽佚聞趣史貴賤有同嗜矣著者因思本書開編頭緒紛如亦欲製成香艷高雅之文字摹寫十五芳時女郎婉妙之狀興起讀者無形美感自維筆墨庸劣擬狀難工用是開宗明義之第一章惟有牽率老婦作傀儡之登場聊以藏拙云爾豈得已哉。

距吾書出版之十年前同里居者有一陳氏老婦嘗出入大家作事至勤奮至於今日人尚無恙然垂



老矣。兩足內向。若圖鷄翠足行道。勿循直線。若波折蛇曲。爲程倍也。余思婦人苟老無勿醜者。若在妙齡時代。舉動或不若是嗟夫。天下婦女醜態之增果視年齡爲正比耶。抑謂便非行動訛異。不足示人。以資格老閱歷深耶。顧或謂當世老婦往往自忘其醜。爭妍取憐。若盈盈三五時矜奇作態。醜狀若生成矣。猶憶鄰姥某氏。方其青春頗駢美譽。迨後年事漸增。老態忽忽而至。醜狀亦遂平增。蓋彼人行走輒自動其首。若搖搖欲墜者。茲陳氏詭異足狀。普通婦人中亦偶見之。非絕無僅有者。凡是種種。悉附雅號。試以足論。亦有裏八字外八字之區分。陳氏之足。卽所稱爲裏八字者。顧以言頗穢俗。著者亦勿喜。嘆蹀汙楮墨。惟著者庸陋。欲詳彼人性狀。貢之讀者之前。使讀吾書者。展卷之間。如覩陳氏之爲人。不得不先卽一肢一體。敘述大概。余見其衣薄裳手葵扇時。兩臂擺動若鼗鼓之垂兩耳。此在行走之時。幾自擊其本體。彼每自忘老醜。有時山花腮鬢紅艷。欲滴額紋隱約。猶與宮粉爲緣。余狀其人。至疑爲現形之妖魅。顧是人閱歷深。揣摩熟。每見人必具贊物。謹獻左右。以是得無忤之。但是人淺貧。且在猝倉行道中。又安所得贊物實。則贊物非他。但有一具之笑靨。遇人而異其厚薄。良以人生在世。閱歷既深。炎涼之態亦因之而愈甚。而小人女子陰柔鄙陋。所以能爲社會歡迎者。必有所以挾持之具矣。

可見人生世上語言酬酢實一絕大之專門科學此在正人君子講學論藝引伸辨難或亦不患源泉之竭特求單詞片語若醇醪甘醴沁人肺腑使在聞者笑顏立啓則誠歎其爲難矧欲涉口成趣因人而異其通好之辭而所言又往往於是人之地位謀望或與其隱衷有關以爲若人所言不啻稱量余之肺腑而出令余精神暢旺則尤難矣

陳爲人貌既勿揚醜業界中但處配角之地位三十以後得少餘資亦勿依傍門戶販珠賣花所業至不一實則彼人所售物悉非上品但恃以粲花妙舌揄揚溢美甚至明明質鼎且謂效用特質遠在真品之上彼之才能往往以有形之言譽物一方面卽以無形之言譽人苟大家名媛一旦爲彼所乘誠有不買不休之勢明知種種之物至無價值甚至購取之後毫無所用亦必略斥金錢購取一二嗟乎彼等心理寧謂生花妙舌碱硃僞質遽化玉石耶可知譽物之詞未必遂工而譽人之計則竟倖售矣吾書縷敍是人勿恤浪費楮墨亦殊可笑實則此等醜婦於世至多用爲吾書開場人物吾書價值不因以轉失耶良以是人與吾書至有關係余殊不能不取爲開場人物特是人在醜業界中處配角地位卽在吾書而論亦但能謂爲一有力之配角而已至於吾書之唯一主人卽所謂金大公子者是

第二章

金大公子名梅生。祖爲陝中大吏。據要津。可十年。搜括頗不貲。彼父在清時亦納貲爲道員。祖遺既封。亦勿更作貪。益想浮沈宦海。消遣歲月而已。梅年幼時。梅之父母鍾愛特甚。視繡褓中物。若性命良以。金氏一脈數世單丁。梅旣長成。旣無伯叔。終鮮兄弟。一念益斯燕翼之謀。珍異寵愛。不殊王子所惜。是兒雖甚聰俊。以父母溺愛之故。家庭教育受益頗淺。梅未成年。彼之父母竟已相繼徂謝。幸賴舅氏管。理。梅性甚劣。時軼軼範年事愈增。性狀益烈。梅自謂生平行事。但徇快樂快樂主義而外。皆非所知。然著者以爲大凡富貴子弟。無勿實行快樂主義者。富貴子弟生世上。猶之行旅孤客。策騎於蒼茫暮道。中誠恐前程不及汲汲顧影而奔。故梅生年未十六。已有室家。少夫小妻。竟成仙眷。此固不必矜異。以凡爲富貴子弟者。固勿由孩提而成人。爲迅速之過渡。非是者。親戚將疑駭之。以彼早婚之說。所持亦有理由。以爲人屆成年。情慾卽伴。知識而進假使。情慾無所宣洩。必至不安。本分橫決而爲異日之患。猶之飢餓之人。苟不正當得食。或不免有攫餅於市之醜行。此所持理由一也。顧彼所持理由。余殊不能斥之爲不正當。良以子弟生大家者。譬之肥壤中之植物。成生較易。爲力是即大家男女智識之啓。

亦較常人爲早。次則彼等父母眼前幸福亦既美滿無缺。三十以往抱孫之望不免。念切夢寐以吾民宗族思想之盛。人口繁殖稱雄地球非偶然矣。

梅娶妻顧氏。字曰婉姑。賢淑而識大體。貌更美麗。玲瓏嬌小。見者輒生憐愛之念。顧父官京曹門第。亦甚高華。然苟爲貧富之比例。則金氏財產之超越顧姓者。實數倍而有餘。蓋京曹俸入夙稱清苦。要與搜括地方者不同耳。

婉姑幼美。梅父母曾與同居。甚愛好之。自幼知禮。孝父母。喜讀列女傳。又能對客講解詳晰。無誤。殆後金梅二家南北異居。而梅父因爲兒子擇媳。慄心至難。大有焦悚難言之狀。梅父母忽憶顧女。以爲是殆。女中全材。擬即通函。京友屬令宛轉求婚。以問梅意。亦樂成。詎意梅父未死。公子已有浪蕩名。婉姑之父竟欲不允。幸賴冰人善辭。令再三陳說。而朱陳之好。以結。

婉姑歸梅時。梅父母亦已相繼謝世。梅之舅父極形爲力。旣諳琴瑟。情好無間。惟梅生婉姑。性情相異。可云各趨極端。良以婉姑性質大類乃父。乃父京曹耳。清正古執。相習成風。顧女承家學。古執甚於乃父。生平行事。嘗欲以列女傳之。某某人物。自期迂腐執滯。亦已甚矣。而如梅生者。既有快樂主義之宣。

言則好述。既詠方謂幃房之事。殆有甚於畫眉。則釵裙脂粉之道。學家不爲公子所喜。可斷言矣。

雖然。常人性質或不無因。先見而偏。苟能乘機善誘。則刑子之化未嘗不堪施。及幃房必欲互相攻駁。不留餘地。非特感情易於受傷。而輕蔑譏侮之漸。或不免。自此而開平心而論梅妃澤舊道學至深。則有時敬愛。夫子用心不可謂不至。梅所以終於不悅者。亦以彼人事事物物不能隨彼大公子之意旨。而行未免始諒而中恨。恨之不已。且甚怒矣。大公子非直怒而已。無情之峻罰。且隨一震之威。而至凡此野蠻舉動。雖在中國重男輕女之舊社會中。實亦未或。多見。梅生之妻能勿自嗟爲薄命人哉。雖然天下婦女之適。紈袴兒者。又往往自嗟命薄。寧獨梅生之妻爲然。惟梅生之妻更覺薄命之中。尤爲薄命云爾。嘗謂天下情之一字。至與紈袴兒郎。勿屬良以。情之爲物。根生於愛。愛生慕。慕生悅。悅生戀愛。之慕。之悅。之戀。之情。實鍤之矣。戀愛慕悅。勿達目的。於是啼笑悲泣。生死苦痛。情根日深。情苗日茁矣。自其簡切言之。情之爲物。起於慕。悅。愛。戀。深於苦痛。阻力波折。愈多。愛情愈專。雖然富家兒天嬌也。天心至公。波折阻力。勿及富家兒之身。於是平情之一物。遂爲普天下多愁多病男女之專有物。蓋天下爲文之工者。其人必爲窮人文。以窮而後工。猶之情以窮而後富家兒視天下無難致之物。自有知。

識。卽有室家得之。至易。曾不稍費心力。嗟乎。天下人類。固有易得之物。深其愛護者乎。矧喜新厭故。尤爲富家兒之普通性質者哉。

第三章

吾書姑且舍是。闢一奇妙之境界。以娛讀者。時有委巷蓬門之內。居一老醜之婦。此老婦爲狀。若何諸君。可在開卷時想像得之。是間陳列至簡陋。起居之所。頗感逼仄。以屋既淺狹。更强分爲前後室。而器用。又至多。亦有待客之座。而大小廣狹形式。不一。新舊亦若互異。壁間亦有聯字。而顛倒殘缺。似爲搜求。字麓而來。數珠香盤。冥鏹寶銀。至與壁上書畫。互爭尺寸之地。巍然勿侵者。祇有一瓦礪。音之佛堂長寬高各約一尺。木匡而缺。玻璃於正面。顧雖獨立。而佛龕頂上。佛手木瓜之乾堆積。至多。若與醜婦競。其面部醜狀者。顧木瓜亦勿能長日。暴其醜狀。不幸殘殺之。盈高踞龕頂。盈大殼。少內部。空空若震象。之仰。而大士低眉頰現。羞容以彼跣足袒胸私居燕燕。至不檢點。乃有烏鬚角帶之莽男。右握鐵鞭。左挾金寶。與彼並肩而立。嗟夫處金錢武力之下。欲求自在也。難矣。

是間復有赤脚婢一人。司炊汲者。其後屋則尚整潔。亦有梳妝之案。鏤花之牀。布簾沈沈。入此室處。別

紡 裙 鏡

九



有粉香油膩之氣滯人魂魄所惜天井偏仄但有粉牆倒光返照入室自此辨識有一時裝美人修蛾綠髮妝罷刺繡消磨永晝若干金圭璧之良家人是人呼老婦曰阿母而老婦則呼是人爲巧姑時方遼午彼家天井小日影已迅速上粉牆老母則移其竿上衣使卽日光且自語云巧姑我兒汝思幸福者速展汝之手段日者言汝命良不惡宜近貴茲言驗矣汝近貴老身至受用須知彼人飄忽往來無定鯽溜若遊魚旣被吞鉤當展汝鑿拿手段母俾逃逸余授汝四字訣汝忘之耶哭哭笑笑羞羞怯怯天下男子甘爲情死矣女不答母復言巧兒吾言然耶母且言且入內室見狀至驚異暗曰噫汝奈何勿竟易新衣脫令彼人竟來汝在倉猝中能相及耶汝賤人勿中人擡舉老身縱愛汝能助汝哉

女是時執素絹掩面潛泣悲梗旣極淚溢勿可止嗚咽言曰母嗜利強兒失身兒失身母所益復幾何噫阿母很心重金勿重兒阿母謂彼人可憲若吞鉤之魚兒思之殆啄木鳥耳啄木鳥無樹勿啄一顧卽去寧有定處哉

母是時怒愈甚聲益高謂賤人汝恣哭淚流成粉溝尙成人形耶勿整裝公子且速來汝醜狀可令彼見耶女是時亦忿謂兒縱情妝亦寂守空閨耳彼人事忙尙念此間耶兒亦勿願彼人來彼每來失兒

自由身調笑輕薄若玩。具兒亦清白女兒身視兒輕賤若遊伎耶。母聆言更大怒斥云汝賤人勿中人。擣舉老身爲汝終身事撮合至盡力須知余等華門圭竇人王孫公子一顧盼一笑言尙是前生福命。汝乃視肌膚親爲偶然耶如此貧薄相合作乞人婦女亦厲聲云母兒願爲乞人婦勿作富人妾。乞人婦終身相依勿相棄爲富人妾戀愛勿崇朝輕棄若敝屣矣阿母欲恃兒富貴耶阿母苟愛兒爲兒謀終身宜勿若是之苟賤阿母欲謀兒終身耶害兒終身耶。

母大怒奔而前舉掌批頰聲脆然若裂帛且怒罵云汝事事勿長進汝口辯滔滔若枯槔翻瀾汝有口才凌阿母曷勿花言巧語悅彼人心耶且言且批頰女至是縱聲號陶矣。

第四章

紛擾間俄聞小扉呀然闢聞人語云姥在家耶媼聞言微歎曰噫亟出房闔笑聲陡作幾震瓦屋繼之拍掌遂云好了好了阿巧速整粧老身固言大公子至有情非一去勿反者珍兒汝所司何事植立奚爲速泡房中雲霧茶此茶余昔託人購自九華將以專享公子者案上蓋碗余亦夙濂速往從事且加茱莉花數朵於中。

媼是時舉動至匆忙則見皺面上滿時笑容旣理公子復入內室張羅往復可數次若愁然不安者復含笑謂公子云官人癡婢無知每恣泣彼恣泣冀大公子憐耳大公子茲請坐飲新茶噫是間良諭離盡入內室耶噫大公子樓居乎樓居較可老身且招巧兒來

吾書所叙老媼之家其布置之奇特可云得未曾有入門時爲一境入室時爲一境登樓時復爲一境境境不同步步入勝猶之人生世上有老壯少三時期然此猶不倫嘗聞往杭州禮大士者言上中下三天竺境地不上天竺爲我佛所居頂禮世尊者不可不竟至其地耳

似此房闌縱不華麗但頗潔淨似非齋齋老媼所宜有若云居彼愛女彼在樓下亦有臥室聯掛枝指曾何取義耶時大公子就牀榻而坐一婢一媼侍奉至忙碌媼此時頻就梯次呼巧兒巧兒於梅生來已住泣矣顧不應諾媼爲狀至局蹐若甚悔批頰之不當者良以母女名分就令終日摧撲亦至無礙爲此余今者又有一事煩汝媼謂公子汝思某事耶但恐……梅謂否否媼謂然則某事耶梅似煩懨急搖手云非是非是媼汝勿攬雜聽余言趨以耳來媼遂以耳近梅生

媼之耳在生理上至奇異彼聞人言或聰或不聰特梅生言無勿聞者說者謂凡人神專則腦敏耳聰目銳逾常時矣媼聆言且唯唯特每自蹙其眸似問甚困難者

媼聞梅生言不覺忘情自語曰孽哉孽哉彼良家婦名節滋重烏可妄汙之言次覺是語實忤公子則卽笑答曰公子眼力殊不謬惟茲事甚難非可輕易著手者容老婦徐圖之

如媼之積惡乃亦顧人名節寧不大奇實則名節云者僞耳意蓋在其女也良以斯事若成則公子之視其女必棄等秋扇繼念飄蕩若公子卽無是事亦烏能鍾情於彼女一人不若姑允代謀事苟成其酬必豐爲利等耳至於公子視人名節若泥塗曳尾龜行經素紙之上在在處處悉留汙點遊行自在者并不自知耳

巧姑賦性幽靜貌亦頗動人憐迫於乃母命媼事公子心滋勿願今爲母責飲恨更深母氏千呼萬喚之後不得不勉強登樓觀其淚眼瑩然粧成泣後益足動人憐惜之念旣及門次但就室隅而坐低蛾斂黛弄其手絹不已偶一舉首見公子神意勿屬似別有無窮心事者益覺所事非人淒然欲涕恐阿母呵乃以絹巾掩面低首幾及其牕媼回首見女狀深恨之而又不便直咄乃微呵云癡妮子長成如

許勿識禮數。勿候公子安耶。巧聞言。奔而出。媼怒甚。欲起要遮公子。止之曰。媼勿爾。吾耽色爲娛樂計。冰人石女心滋勿喜。強之何爲。媼駭曰。吾女石女耶。公子曰。否。汝勿喋喋。吾頃所屬汝意云。何如勿任吾將去矣。媼笑曰。公子所屬老身安敢勿任。自當竭吾力謀之。特遲速。勿能預計耳。公子似振衣欲行。媼大呼云。巧兒何往。速來送公子。梅生去女戶遂闔。

第五章

梅生豪縱。自喜濫交而昧於擇人。凡游食其門者。大都爲板橋雜記中張魁管五之流。或擅絲竹。或工諧謔。以博梅生歡。其中有范姓。號盈鵬。諸姓名學優者。能言善詔。梅生倚若左右手。他客不及也。有知范諸歷史者。謂二人亦富室子。不學無術。以冶遊傾其家。忽忽中年。無以爲活。乃輾轉援引。游食於王孫公子之門。以己所得者貢獻於公子。而曩年棄擲之者。亦得藉此稍稍取償。是知花面箇片之才。類由歷練而成。非可一蹴而幾也。梅生自交范諸之後。冶遊之門徑愈多。涉獵愈廣。特是得之太易。未免厭倦寡歡。謀之諸范。另闢他途。於是贈珠解佩。不一其人。范諸偶有所遇。必走告梅生。爲效忠獻媚之計。嗟乎。梅生而聰秀。加以造就。亦人材也。顧以二蠹故。品德斲喪。以盡不亦惜哉。

凡人閒居太甚則無聊之感易生幸而梅生放任消愁之方法至多嘗共數友登小邱幕天席地出酒肉大嚼且飲且縱歌復時起立手遠鏡立阜上四矚旁觀者且謂個人風雅玩野景儲詩料寧知眈眈四矚爲獵艷計耶范謂今日張羅雀兒至鮮吾等盍去休公子不答立高阜且長歌立擲殘肴使至遠處視羣丐爭食以爲笑樂公子樂愈甚則并槃椀擲丐者丐者眼明身捷趨避靈活若狡兔公子更大樂并酒瓶提榼亦擲之公子出遊恆多不測之賞罰以是羣丐趨公子若天父特公子有僻性丐者無故勿得現形若非時向公子行乞則楚撲相加可以垂斃以故丐者無事時恆卽公子門左右探公子今日出遊與否及所至何地消息既確則分頭四散預伏所在地勿敢呻吟咳嗽或露衣角苟或非時見形從者無情之棒密集若雨點矣以是公子上阜勿見一丐清道警蹕若御輦臨幸興酣則呼云狗子可出矣立卽四伏嗥應而是時杯盤狼籍亦如天女散花不則青蚨千百片片四飛命運佳者且待銀圓公子苟樂且解身上絹縛銀銅幣擲丐各遙立屏息注其視線左右競承之行流血則施者受者笑顏立啓謂代價優也未及者不克流血則嗒喪怨命謂錢神之勿靈被面流血之輩勿暇拭額急離羣解縛視所入之豐歉亦有解包失望但存石子則顛倒疑夢額痛且作顧受者震公子富名或